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九一號

據

清·張廷珩等修，華祝三等纂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影印

江 西 省

鉛山縣志

(六)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鉛山縣志卷六

建置

建極會歸金湯擁護鉛邑偏隅雉堞完固蕉水西流
匯石磐渡社稷明禋仰松柏樹雷雨風雲幽明贊助
効順百靈亭尊

上諭毓介公堂戈森武庫鎖院掄才風簷獻賦古寺尋幽殘
碑訂誤焚獨嬰孩仁帡依附顯秩幽光崇坊表著往
昔來今悉關掌故輯建置志

城池

鉛山舊無城池宋以前基在賸樂園知縣張謙亨因民之

請遷人無樹嶺之南從大金山發脈而北大抵以洪水
故至明乃就今基洪武元年二月千戶蔣奎築城延袤
四里七十二步有奇崇二丈東西南三面鑿池繚城下
闊四丈深一丈北因河爲池門五東曰仁壽西曰義和
南曰嘉會北曰麗澤西北曰水門皆覆以樓周城設敵
樓五巡警鋪四十九正德十四年爲霪雨所壞知縣鄭
懋德修之十五年復爲雨壞知縣杜民表重築嘉靖三
年知縣朱鴻漸修復如故明末復圯

國朝康熙十八年知縣潘士瑞重加葺焉池舊三面接河環
城後東河障塞不南通乾隆三十八年知縣吳纘姬從

民請築堤注水南行尋雨溢冲塌田舍甚多堤復壞
公廨

上諭亭在縣治右雍正十三年建知縣何西堰以義學易其
地前朝門左右廊房中朝修參殿內

上諭亭每逢朝賀令節文武員弁隨班朝賀宣講

聖諭

縣署枕城北唐大德中建其制莫考宋嘉祐間知縣黃永
存修葺大有堂易名無訟劉燁有記失載紹聖間知縣
蘇堅重修東堂顏曰養志

蘇堅記 余到官越明年縣治之東堂壞既更新矣
乃以養志名之背丙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避六百

石輒免夫有爵名於後余嘗慕之此堂之由名也夫
安習常見達不自覺徒恃貪嗜榮利遂致無厭而不
思限分有極余躬違害一旦滿盈禍其可悔老氏曰
知足不辱餘雖量分限悼無厭之貽患信知足之
蒙福出處茲堂不廢自警庶乎曼容之見微而息倖
進苟得之心也倘吾邑君子未過予言以躁競有害
於性康約或幾於道仕於朝者在進而知退處於鄉
者見得而思義趣然遐觀遠脫悔吝則予之爲邑雖
乏古人之遺愛顧
不爲無所遺者耶

紹聖十年知縣韓邦俊建絃歌堂於政事堂之西

馬永卿記 語天下之樂而絃之正者莫如琴語下
下之治而近乎民者莫如絃故云聲音之道與政通
然則能知琴者其知政乎是故絃無太急太急則焦
殺而失其平絃無太緩太緩則弁勞而不可聽政無
太猛太猛則下有離心政無太寬太寬則下有慢志
然則將如之何曰貴於緩急寬猛得其理而已雖然
此猶可以以人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蓋有不傳之妙出
入輔之以人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蓋有不傳之妙出

於不言之表然後爲至若止緩急寬猛之間何其淺
淺也哉鉛山在州之南八十里蓋新奧之區也其鎮
湖山其浸大溪而地壤膏腴風物閑美是故君子之
爲吏隱者亦且樂爲之紹聖九年五月鄱陽韓公來
斯宇民下車之初以爲琴旣不調必解而更張之於
是決壅滯翦荒蕪鍼膏肓去梯稗焚膏繼晷分乃
寐如是者凡數月而後罷俄而屈者伸鬱者明頗者
平而人皆得此情於是父詔其子兄教其弟婦勸其
夫咸曰有賢令尹如此奚忍負之是宜深自慶幸仰
承美化無或作爲頑嚚自取責罰歸爲宗族鄉里羞
辱年之後乃至無事可治無訟可聽而民風太和矣
公旣嘉邑人之安已且喜吏治之多暇也乃即政事
堂而作爲新堂華不及侈質不及陋乃速僚友而落
之有客舉手而言曰賢哉令尹能成茲政循哉邑人
善服其化是真可以秋歌而治也請以爲堂之名維
然則善其後數月僕歸自二洲謁公於斯堂公曰榜
名無匹子盍爲我言之僕謝不能旣不獲命輒爲說
曰自世修之有君子之風佳民稱焉是以虛靜而
世之有夢也者夫君子之風佳民稱焉是以虛靜而
世之有夢也者夫君子之風佳民稱焉是以虛靜而
世之有夢也者夫君子之風佳民稱焉是以虛靜而

孔孟而爲師然後正身靜念端坐而鼓動乎文絃則
彊梗服矣意在高山則風俗安矣意在流水則惠化
深矣噫是琴也不過一再行其政和矣此絃歌之明
效也今韓公之所鼓卽君子之琴也原其所以致此
者雖其善政不可枚舉試舉其要而言之蓋在於虛
心乎嘗聞昔有鼓琴者見蜂蟬之捕蟬一前一卻而
動心焉聞琴聲者及門而反矣且意斯感則聲爲之
變況於爲民師帥者乎雖一嘆一笑之微而百里之
休戚係之然則虛其心者蓋絃
歌之本與可不慎哉可不念哉

清熙六年知縣蔣仲永建極目樓於署內額曰極目野處
元季俱燬於兵明洪武元年知縣卽木仍舊址重創外
爲正廳左右介爲庫房次左爲幕廳前有露臺臺上有
甬道立戒石兩廡分置吏舍外設儀門門之外左獄右
廊又外爲譙樓正廳之後爲後堂堂後中爲令廨左爲

丞解石爲簿解左前爲典史解儀門之外有土神祠諸

制悉具而稱嘉靖二年知縣朱鴻漸建鑑心亭於署內

邑人費崇記

亭之建臨池在縣令衙署之西雲溪

朱侯退食所也名以鑑心取水德也水之止於池者

澁澁其清以照人毛髮可數有鑑之體焉常人以鑑

形君子以鑑心形之惡孰與心之惡而於此有鑑不

鑑者係乎見不見也語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

人之所不見乎以其所見觸其所不見是故觀物而

必察諸已也常返觀而內照也微瑕隱慝無所容留

皎厲精明可以常繼是故德可久業可大節立不墜

於終功成不替於後君子憂勤之心將無時而可忘

乎善乎朱侯名亭之意其憂勤之所爲也水之爲物

也有貴清而賤濁凡有好惡之情者同也於水且然

於人獨不然乎抑人之不可失其所貴也尤甚於水

而心之所藉以應物者豈真如水而已邪臨清流之

決決而有感焉肖德於此則可喜反德於此則可愧

思齊也亦或以自省也退食之所惕然憂勤之地也

嘗觀侯之所以比德於水者而知亭之不徒名矣堅

建置

公解

司

貞之志誠於中而形於外修潔之操皎於雪而瑩於冰水之潦盡而清徹也明睿炳於幾先融光燭於遠近宿蠹藏奸不待摘而自服民情物隱惟所觸而莫逃水之體明而照遠也斷如金而令在必行懷若秋霜威無不震其水之陵險阻而不回乎政平而人各得其所欲心仁而澤究於下流回生意於焦枯稱斯民之怙恃其水之潤萬物而功溥施乎復之臨斯亭其亦可以鑑夫侯名鴻漸字于磐嘉靖辛巳進士雲溪其別號云

正德十三年知縣杜民表重修嘉靖六年知縣鍾城重修其後知縣黃中復修萬曆十七年知縣袁九皋繼修二十九九年知縣顧天敘建觀我樓於治內門左王安鼎有記四十四年知縣笄繼良重修

王安鼎記 四壁有詩凡三楹入窗軒豁大類吳中之規而四壁編籬塞堦雜以塗泥則猶不暇無求美

也蓋禮初之志取義在觀之九五曰觀我生而象申之以觀民大我生即爲民生而觀我之爲觀民也一登臨之頃惓惓不忘民社之觀有先憂後樂之思焉

國朝康熙八年知縣吳士恆重加鼎建至十三年譙樓儀門

令廨兩廡及寅賓館俱燬於寇二十年知縣潘士瑞修建四十六年知縣夏景宣重修乾隆四年寅賓館傾圮知縣胡天健倡募重建乾隆四十五年大堂譙樓朽壞知縣鄭若玉捐俸重修咸豐七年署爲賊燬同治七年知縣馮蘭森勸捐重建

縣丞廨在縣署左久廢道光二年縣丞朱路捐俸闢邑士民捐貲置買民地房屋重建文廟右

主簿解在縣署右今識有思遠樓記逸其姓氏

記畧云三衙劉公緡來爲鉛山簿獨健於事老姦宿吏有不能欺鄉民稅產之籍先在官者吏或出入之以爲利公皆挾捕辦所遺乃籍都保之近遠紀人家之眾寡括稅之有無杜差排之避免用防交易之私且去門屏之害不勞不訟民受其利新籍旣成吏姦悉屏暇之日同官相與納日彼此欲有所考將惟沉佚是虞請以青囊往來爲識竟則復歸其初何如公日願更爲樓畫之以傳後又何如同官莫不曰善於是鳩工擇材爲樓三間茲役也豈爲游觀設哉鉛邑數多水思簿廳視他所尤滂下方春漲溢奔走以避今設斯樓將使水至而升高則私室有所便事至而視成則公家有所補一事兩利公之思遠矣樓成未幾公以秩滿當去問名於僕屬使爲記僕爲之名曰思遠因撫公所欲道者終始之凡僕所言蓋成公志而莫或損益云

尉解在縣廳後宋縣尉馬子嚴闢齋以望鵝湖朱子過之

名以好仁韓元吉作銘

韓元吉銘 學至於仁而已乎仁者人道之正而道之所可見也故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道也夫子語之顏淵而其心始可不違其餘告弟子或舉其一端也孟軻氏沒千載不能明近世先儒始有發焉雖然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蓋亦有漸云爾建陽馬子嚴莊甫於其尉舍闢齋以望鵝湖高峯而其鄉先生朱元晦過之以表記仰止之意名以好仁蓋以其靜者俾其徒鄉而習焉可謂善觀於山矣莊甫又欲予銘將志而不敢忘夫君子之學固在於不忘也其進而至於樂者就禦哉為之銘曰天之蒼然地之隤然人居其間有是道焉其道伊何克已而復復則無忘茲為其目何以命之厥惟吾仁物由於生惟明在人操之則存念之作聖取譬於山其一而靜好而不學蔽焉亦愚宗而至無豈吾之徒內形諸心外施之事邈然四海罔不來暨有山在前室惟其常出入其居囑而勿忘

典史解在縣署前久廢道光三年知縣王之道奉文重建

於縣署之右咸豐七年廨燬於賊同治七年知縣馮蘭森勸捐重建

湖坊巡檢司向在石佛寨萬應間移駐河口

初仍之至乾隆三十六年奉文改駐今地

河口公署

分防同知署在河口一堡官山沿乾隆三十九年

奉文建

河口署康熙己未知縣潘士瑞置買民地房屋爲之雍正

五年因契存府闔邑里民復去價銀七十八兩六年闔

邑里民復買署後民地三片屋一所以拓署址立石署

旁以傳不朽

公所

察院司在縣治東歲久傾廢嘉靖間知縣陳坦修葺門外地令民造屋十八間歲取地租修理今久廢

布政分司在縣治西天順六年僉事四明宋儒建亭於後名曰翠筠久廢

府館在縣治北門久廢

陰陽學在縣治外之左

醫學郎惠民藥局在縣治前之右久廢

僧會司在麗澤門外天王寺中

道會司在嘉會門外元妙觀中

稅課局在嘉會門右久廢

稅廠在縣治西三十里九龍關久廢

申明亭在縣治西

旌善亭在申明亭左

戒石亭在儀門內中道

接官亭在東關外地名小市里今廢

迎送亭在傍羅埠宏治初知府陳廷璉建今廢

武署

都司署在縣城東

千戶所在縣治西

文廟右明洪武間本所正千戶蔣奎

建成化千戶孫鵬徐勝相繼修葺正德千戶徐卿重建
明末廢

把總署向駐防城守署在縣治西北隅久廢今駐防河口
考棚

邑舊無考棚凡應童子試者常從事於縣署几席之制弗
能備也而假賃攜負摩肩搏突勞苦之狀難堪乾隆丙
戌知縣劉承業惻焉謀諸邑士大夫購署右曠地數十
畝建立校士館東西考舍各十八間棹檣共一百有八
號大堂五間內署七間東西俱有廂房頭門三間儀門
三間橫屋二間門右土地堂一所悉如創

邑人蕭士銓序 先王於眾人中而稱之曰士養之
教之馴習而優游之豈惟使其僅別於齊民也哉蓋
將有以收其用而爲佐理平治之儲也夫天下材智
強勇之人得其教足以踐三才之道察萬物之理失
其教遂至詭行而亂世邪說以誣民故約之于詩書
禮樂之中範之于倫常名教之內寬其力役養其廉
恥若恐有毫髮累之以傷其心與力者亦謂庶幾拔
十得一足以應賢良之選焉夫是以待之如是其優
且重也自徵辟薦舉之多弊其制不能行於後世不
得已以文章求之於是志聖賢者與志功名志富貴
藉進以就試而試各有宇舍几席之制在京省者曰
貢院在列郡者曰學院皆所以厚待貢舉學校之士
使弛其勞安其身庶幾出其才與力以得盡所能而
藉徵其蘊蓄之淺深惟童子試於邑宰者無有定制
試之日各假賃几席負挾趨縣署錯列堂廡階所間
風日雨雪或不能避薄暮又各荷戴之摩擊踐踏奪
門而出或昏黑不能返其主家暴擲街巷益以散失
賠償之苦嗟乎一几席也既足以耗平旦清明之氣
又不免竭既衰疲憊之力秀眉孱軀名雖未入膠庠
而他日公卿大夫之選要皆出於其中夫珍梓杞梗